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八十八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列國紀二十三

成三月丙辰漢主劉承祐遂起復更宏肇以原宣加兼侍中同平

章詔侯益家富於財厚賂漢廷執政及史宏肇等由是大臣爭

譽之執政謂蘇逢吉楊邠等皆當時大臣也丙寅以益兼中書令行開封尹漢改

廣晉為大名府晉昌軍為永興軍以革晉命故改漢侯益盛毀

王景崇於朝言其恣橫侯益以王景崇欲殺己幸免而歸朝故毀之景崇聞益尹開封

知事已變內不自安且怨朝廷怨朝廷不能體先帝遺旨反聽侯益之說也會詔遣供

奉官王益如鳳翔徵趙匡贊牙兵詣闕趙思綰等甚懼景崇因言

以激之恩綰途中謂其黨常彥卿曰小太尉已落其手

趙思綰等本趙延壽

郗曲故呼匡贊為小太尉

言屬至京師并死矣奈何彥卿曰臨機制變子勿復

言癸酉至長安永興館度副使安友規巡檢喬守溫出迎王益置

酒於客亭

諸州鎮皆有客亭以爲迎送宴餞之所

思綰前白曰壕寨使已定舍館於

城東

壕寨使掌營造築及次舍下寨

今將士家屬皆在城中

趙思綰部兵先從趙匡贊據長安故

家屬在城中

欲各入城挈家詣城東宿友規等然之時思綰等皆無鎧

仗既入西門有州校坐門側思綰遽奪其劍斬之其徒因大譟持

白挺殺守門者十餘人分遣其黨守諸門思綰入府開庫取鎧仗

給之友規等皆逃去思綰遂據城集城中少年得四千餘人繕城

陞葺樓堞旬日間戰守之具皆備王景崇聞鳳翔吏民表景崇知

軍府事朝廷患之甲戌徙靜難節度使王守恩為永興節度使欲

制趙徙保義節度使趙暉為鳳翔節度使欲以制竝同平章事以

景崇為邠州留後令便道之官虢州伶人靖邊庭殺團練使田令

方驅掠州民奔趙思綰至潼關虢州西北至潼關百有餘里潼關守將出擊之

其眾皆潰初契丹主耶律兀欲北歸至定州以義武節度副使

耶律忠為節度使徙故節度使孫方簡為大同節度使晉開運三年契丹主

德光以孫方簡為義武節度使方簡怨恚且懼入朝為契丹所留遷延不受命帥

其黨三千人保狼山故寨孫方簡兄弟保狼山見二控守要害契

丹攻之不克未幾遣使請降於漢漢復其舊官以扞契丹復以義武節

使又以成德留後劉在明為幽州道馬步都部署使出兵經略定

州時耶律忠聞鄴都既平常懼華人為變不待在明出師即與麻

荅等焚掠定州悉驅其人棄城北去

定州東至鎮州止隔祁州耳契丹聞鎮州將出兵故棄城

而孫方簡自狼山帥其眾數百還據定州又奏以弟行友為易州

刺史方遇為泰州刺史每契丹入寇兄弟奔命

奔命者奔走以救急也

契丹

頗畏之於是晉末州縣陷契丹者皆復為漢有矣丙子以劉在明

為成德節度使麻荅至其國元欲責其失守麻荅不服曰因朝廷

徵漢官致亂耳

謂徵為道等也事見上卷上年

元欲鳩殺之

遷蘇逢吉等為相

多遷補官吏楊邠以為虛費國用所奏多抑之逢吉等不悅逢吉

與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同平章事李瀚等乃諷瀛上疏言今關

西紛擾外禦為急二樞密皆佐命功臣官雖貴而家未富宜授以

要害大鎮

二樞密謂楊邠郭威

樞密之務在陛下目前易以裁決逢吉禹珪

自先帝時任事皆可委也楊邠郭威聞之見太后泣訴稱臣等從

先帝起艱難中今天子聽人言欲棄之於外況關西方有事謂岐雍舉

反臣等何忍自取安逸不顧社稷若臣等必不任職乞留過山陵

太后怒以讓漢主劉承祐曰國家勳舊之臣奈何聽人言而逐之

漢主曰此宰相所言也因詰責宰相濟曰此疏臣獨為之它人無

預丁丑罷濟政事勒歸私第為將相交惡張本是日漢那涇同華四鎮

那帥主守恩涇帥史匡威同帥張彥威華帥屈從珂俱上言護國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守貞

與永興鳳翔同反趙恩綿據永興王景崇據鳳翔始守貞聞杜重威死而懼陰有

異志自以晉世舊為上將有戰功李守貞破契丹于馬家口而克青州又破契丹于陽城其功不

細素好施得士卒心漢室新造天子年少初立執政皆後進有輕

朝廷之志乃招納亡命養死士治城塹繕甲兵晝夜不息遣人間

道齎檄大結契丹屢為邊吏所獲浚儀人趙修己素善術數舊唐書地

理志受襲故縣隋置在今縣北三十里唐武德四年移自守貞鎮

滑州署司戶參軍累從移鎮晉開運初李守貞鎮義成後徙鎮為

守貞言時命不可勿妄動前後切諫非一守貞不聽乃稱疾歸鄉

里僧總倫以術媚守貞言其必為天子守貞信之又嘗會將佐置

酒引弓指舐掌虎圖曰吾有非常之福當中其舌一發中之左右

皆賀守貞益自負會趙思綰據長安奉表獻御衣於守貞守貞自

謂天人協契乃自稱秦王遣其驍將平陸王繼勳據潼關以思綰

為晉昌節度使同州距河中最近河中府西至同州六十里耳匡國節度使張

彥威考異曰周太祖實錄作彥威蓋常謂守貞所為奏請先為之

備詔滑州馬軍都指揮使羅金山將部兵戍同州故守貞起兵同

州不為所併金山雲州人也定難節度使李彝殷發兵屯境上

王疏於漢奏稱去三載前

去已往也

羌族陵母

陵音夜母音護

殺綏州刺史李

仁裕叛去請討之慶州上言請益兵爲備

以勸羌也

詔以司天言今歲

不利先舉兵諭止之

夏四月辛巳遷陝州都監王玉奏克復潼

關

漢主承祐與左右謀以太后怒李壽離閒欲更進用二樞密

以明非已意左右亦疾二蘇之專欲奪其權共勸之

二蘇逢吉禹珪

壬午

制以樞密使楊邠爲中書侍郎兼吏部尙書同平章事樞密使如

故以副樞密使郭威爲樞密使又加三司使王章同平章事凡中

書除官諸司奏事皆委邠斟酌自是三相拱手

三相賣貞固蘇逢吉蘇禹珪

政

事盡決於邠事有未更邠所可否者

更經也

莫敢施行遂成凝滯三

相每進擬用人苟不出邠意雖簿尉亦不之與邠素不喜書生常

言國家府庫實甲兵強乃爲急務至於文章禮樂何足介意既恨

二蘇排已

以其使李嵩上疏請出二區為外鎮也

又以其除官太濫為眾所非欲矯

其弊由是艱於除拜士大夫往往有自漢興至亡不害一命者凡

門蔭及百司入仕者悉罷之

門蔭謂任子也百司入仕所謂外也

雖由邪之愚蔽

時人亦咎二蘇之不公所致云

漢以鎮甯節度使郭從義充永

興行營都部署將侍衛兵討趙思綰戊子以保義節度使白文珂

為河中行營都部署內客省使王峻為都監辛卯削奪李守貞官

爵命文珂等會兵討之乙未以甯江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

尙洪遷為西面行營都虞候

甯江軍夔州時屬蜀境尙洪遷遙領也

漢王景崇遷

延不之邠州閱集鳳翔丁壯詐言討趙思綰仍牒邠州會兵

王景崇欲

并岐邠之

契丹主耶律兀欲如遼陽

漢遼東郡有遼陽縣大梁水與遼水會處也契丹於

此置遼陽府歐史自漢遼府西北行一千三百里至遼陽府故晉按遼陽府契丹之東京舊勃海地距燕京一千五百一十里

主石重貴與太后皇后皆謁見重貴伏地雨泣自陳過咎元欲使人扶起與坐飲酒奏樂元欲帳下伶人從官皆晉人也望見故主皆泣下悲不自勝爭以衣服藥物爲遺有禪奴者元欲之妻兄也聞重貴有女未嫁求之重貴辭以幼後數日元欲使人馳取其女而去以賜禪奴 漢王景崇遣蜀鳳州刺史徐彥書求通互市王戌蜀主孟昶使彥復書招之 契丹主元欲畱晉翰林學士徐台符於幽州徐台符從契丹北去見上卷上年 台符逃歸 五月乙亥漢滑州言河決魚池魚池地名河決之後謂之魚池口 漢旱蝗 六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辛巳漢以奉國左廂都虞候劉詞充河中行營馬步都虞候 乙

酉漢王景崇遣使請降於蜀亦受李守貞官爵 高從誨旣與漢

絕

見上卷于

北方商旅不至境內貧乏乃遣使上表謝罪乞修職

貢漢遣使慰撫之 漢西面行營都虞候向洪遷攻長安傷重而

卒 秋七月漢以工部侍郎李穀充西南面行營都轉運使 庚

申漢加樞密使郭威同平章事 蜀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張業性豪侈弼市人田宅藏匿亡命於私第置獄繫負債者或歷

年至有瘐死者因以飢寒其子檢校左僕射繼昭好擊劍嘗與僧

歸信訪善劍者右匡聖都指揮使孫漢韶與業有隙密告業繼昭

謀反翰林承旨李昊奉聖控鶴馬步都指揮使安思謙復從而譖

之甲子業入朝蜀主孟昶命壯士就都堂擊殺之下詔暴其罪惡

籍沒其家樞密使保節度使兼侍中王處回亦專權貪縱王處回以

節兼侍中不在閬州 賣官鬻獄四方饋獻皆先輸處回次及內府家貲巨萬

子德鈞亦驕橫張業既死蜀主不忍殺處回聽歸私第處回惶恐

辭位以爲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

王處回亦不得至梓州

蜀主欲以普豐庫

使高延昭茶酒庫使王昭遠爲樞密使

普豐茶酒二庫使皆蜀所置

以其名位

素輕乃授通奏使知樞密院事

通奏使亦蜀所置

昭遠成都人幼以僧童

從其師入府蜀高祖愛其敏慧令給事蜀主左右至是委以機務

府庫金帛恣其取與不復會計

至於宋興蜀主遂以用王昭遠亡

戊辰漢以郭

從義爲永興節度使白文珂兼知河中行府事

時郭從義討長安就以永興節授之

白文珂討河中因使之知行府事

蜀主孟昶以翰林承旨尙書左丞李昊爲門下

侍郎兼戶部尙書翰林學士兵部侍郎徐光溥爲中書侍郎兼禮

部尙書竝同平章事

蜀安思謙謀盡去舊將又譖衛聖都指揮

使兼中書令趙廷隱謀反欲代其位夜發兵圍其第會山南西道

節度使李廷珪入朝極言廷隱無罪乃得免廷隱因稱疾固請解

後漢乾祐元年

軍職甲戌蜀主孟昶許之漢鳳翔節度使趙暉至長安乙亥表

王景崇反狀益明請進兵擊之漢鸛鵒食蝗遂下詔禁捕鸛鵒

漢自河中永興鳳翔三鎮拒命以來繼遣諸將討之昭義節度

使常思屯潼關白文珂屯同州趙暉屯咸陽常思白文珂不敢過河中趙暉不敢過關

郭惟郭從義王峻道柵近長安而二人相惡如水火自春徂秋皆

相仗莫肯攻戰漢主劉承祐患之欲遣重臣臨督乃謂樞密使郭

威曰吾欲煩公可乎威對曰臣不敢請亦不敢辭惟陛下命八月

壬午以威爲西面軍前招慰安撫使考異曰薛史周太祖紀七月十三日授同平章事即遣西

征以安思招撫爲名八月六日發離京師按漢隱帝崩太祖自七月加平章事制詞無西征之言至八月壬午方受命出征蓋辭

吏之諸軍皆受威節度威將行問策於太師馮道道曰君知博乎

威少無賴好捕博以爲道譏之艷然而怒道曰凡博者錢多則多

勝錢少則多敗非其博之不善所以敗者勢也今合諸將之兵以
攻一城較其多少勝敗自可知矣道意欲成以持久困之也又謂
威曰守貞之叛自謂舊將爲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
則奪其所恃矣威深以爲善詔白文珂趣河中趙師趣鳳翔甲
申蜀主孟昶以趙廷隱爲太傅賜爵宋王國有大事就第問之

戊子蜀改鳳翔曰岐陽軍

以鳳翔之地在岐山之陽也

己丑以王景崇爲岐陽

節度使同平章事

乙未以錢宏俶爲東南兵馬都元帥鎮海

鎮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吳越國王 漢郭威與諸將議攻討諸將

欲先取長安鳳翔鎮國節度使扈從珂曰今三叛連衡推守貞爲

主守貞亡則兩鎮自破矣若捨近而攻遠萬一王趙拒吾前守貞

持吾後此危道也威善之於是威自陝州白文珂及甯江節度使

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劉詞自同州常思自潼關三道攻河中

九域志陝

州北至河中二百三十七里同州東至河中六十里潼關度河至河中一百餘里威居軍中延見賓客哀

衣博帶及臨陳行營幅巾短後與士卒無異凡所賜予與諸將會

射恣其所取其餘悉以分賜士卒士卒小有功輒賞之微有傷常

親視之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啟皆溫辭色而受之違忤不怒小過

不責由是將卒咸歸心於威始李守貞以禁軍皆嘗在麾下受其

恩施又士卒素驕苦漢法之嚴謂其至則叩城奉迎可以坐而待

之既而士卒新受賜於郭威皆忘守貞舊恩己亥至城下揚旗伐

鼓踊躍詭譎守貞視之失色白文珂克西關城柵於河西

河中西關城在

河西所以護蒲津浮梁者也常思柵於城南威柵於城東未幾威以常思無將

帥才先遣歸鎮

常思歸蒲州

諸將欲急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鬪

好施屢立戰功況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且彼馬城而歸
吾仰而攻之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夫勇有盛衰攻有緩急時有
可否事有後先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使飛走路絕吾洗兵牧馬
坐食轉輸溫飽有餘俟城中無食公帑家財皆竭然後進梯衝以
逼之飛羽檄以招之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子且不相保況烏合
之眾乎思緒景崇但分兵廩之不足慮也乃發諸州民夫二萬餘
人使白文珂等帥之剋長壕築連城列隊伍而圍之威又謂諸將
曰守貞屢畏高祖不敢鴟張以我輩崛起太原事功未著有輕我
心故敢反耳正宜靜以制之乃偃旗卧鼓但循河設火鋪連延數
十里番步卒以守之遣水軍橫舟於岸寇有潛往來者無不擒之
於是守貞如坐網中矣

番步卒者使步卒分番巡守亦敵達之圖
晉陽郭威之臣河中皆欲以持久制之然

敬達以敗郭威以勝者晉賜有援而河中無援也司馬仲達急攻孟達而緩攻公孫淵亦以有援無援而為緩急耳

蜀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王處回請老辛丑以太子太傅致仕南漢

主劉晟遣知制誥宣化鍾允章宣化漢領方縣地晉置晉興郡隋廢郡置宣化縣及晉興縣唐以宣

化為邕州治所求昏於楚楚王馬希廣不許南漢主怒問允章馬

公復能經略南土乎對曰馬氏兄弟方爭亡於不暇安能害我南

漢主曰然希廣懦而吝嗇其士卒忘戰日久此乃吾進取之秋也

為南漢舉兵攻楚數本武平節度使馬希萼請與楚王希廣各修職貢於

漢求別加官爵欲使厚賜如二國然希廣用天策府內都押牙歐宏練進奏

官張仲荀謀厚賂漢之執政使拒其請九月壬子漢賜希萼及楚

王希廣詔書諭以兄弟宜相輯睦凡希萼所貢當附希廣以聞希

萼不從蜀兵援王景崇軍於散關漢趙順遣都監李彥從襲擊

破之

考異曰寶錄戊辰郭諱上言都監李彥從將兵掩襲蜀賊至大散關賊以三千餘其餘棄甲而遁漢隱帝寶錄九月李彥

從敗蜀兵於散關而蜀後主寶錄無之蜀寶錄十月安思謙敗漢兵于時家竹林遂焚葛寶錄十二月又敗漢兵於玉女潭而漢寶錄無之蓋兩國各舉其勝而諱其敗耳然漢寶錄言官軍不附萬人而蜀兵數倍是二三萬人非小役也豈得全不附三三非小敗也豈十月遂能再舉九月止是蜀盡將小出兵為漢所敗漢將因張大而奏之耳又蜀寶錄十一月但云思謙退大軍州不云瑞興元十二月云思謙自興元蜀兵遁去蜀主孟昶以張業王處進次岐州蓋十月脫略耳

蜀兵遁去蜀主孟昶以張業王處回執政事多壅蔽已未始置醜函後改為獻納函王景崇盡殺

侯益家屬七十餘人益子前天平行軍司馬仁矩先在外得免庚

申漢以仁矩為隰州刺史仁矩子延廣尙在襁褓乳母劉氏以己

子易之

凡擇乳母必取新生子者許之諸子故得以易

抱延廣而逃乞食至於大梁歸于

益家李守貞屢出兵欲突長圍皆敗而返遣人齎蠟丸求救於

唐蜀契丹皆為邏者所獲城中食且盡死者日眾守貞憂形於

後漢乾祐元年

色召總倫詰之總倫猶守貞見上三月 總倫曰大王當為天子人不能奪但

此分野有災待磨滅將盡只餘一人一騎乃大王鵲起之時也莊

口鶴上高城乘危而舉於高枝之巔城壞巢折凌風而起故君子之居世也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鵲起守貞猶以為

然 冬十月王景崇遣其子德讓趙思綰遣其子懷父見蜀主孟

昶于成都戊寅景崇遣兵出西門遇趙暉擊破之遂取西關城景

崇退守大城暉圍之數挑戰不出暉潛遣千餘人擐甲執兵

效蜀旗幟循南山而下令諸軍聲言蜀兵至矣景崇果遣兵數千

出迎之暉設伏掩擊盡殪之自是景崇不復敢出蜀主遣山南西

道節度使安思謙將兵救鳳翔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毋

昭裔上疏諫曰臣竊見祖宗皇帝志貪西顧前蜀主意欲北行志貪

西顧言後唐莊宗因蜀之富而伐之也前蜀主謂王衍意欲北行言其銳意幸秦州也事並見莊宗紀凡在庭臣皆

賈諫疏殊無聽納有何所成只此兩朝可為鑒誠不聽又遣雄武

節度使韓保真引兵出汧陽以分漢兵之勢新陽縣屬隴州九域志在州東六十七里

王景崇遣前義成節度使酸棗李彥舜等逆蜀兵前義成志在

州東北丙申安思謙屯右界右界漢蜀分界處也漢兵屯寶雞思謙

遣眉州刺史申貴將兵二千趣模壁設伏於竹林丁酉旦貴以兵

數百壓寶雞而陳漢兵逐之遇伏而敗蜀兵遂北破寶雞兼蜀兵

去漢兵復入寶雞己亥思謙進屯渭水渭水過寶雞北漢益兵五千成

寶雞思謙畏之謂眾曰糧少敵眾宜更為後圖辛丑退屯鳳州尋

歸興元興元安思謙本鎮也貴潞州人也在眉州殘虐聚斂諭獄吏令賊徒

引富人為黨以鉅其賂每指獄門曰此吾家錢庫也民甚苦之

荆南節度使兼中書令南平文獻王高從誨廢疾以其子節度副

使保融判內外兵馬事癸卯從誨卒年五十八保融知留後 遷彰武

節度使高允權與定難節度使李彝殷有隙北州北至夏州三百八十里二領接境

言以會李守貞密求援於彝殷彝殷發兵屯延丹境上聞漢軍圍

河中乃退甲辰允權以狀聞彝殷亦自訴漢朝和解之 初漢高

祖入大梁太師馮道太子太傅李崧皆在頃定高祖以道第賜蘇

禹珪崧第賜蘇逢吉崧第中瘞藏之物及洛陽別業逢吉盡有之

及崧歸朝自以形迹孤危不晉之時漢高祖夙有憾於李崧即位後崧始歸朝故內懼事漢權

臣常惕惕謙謹多病疾杜門弟嶼與逢吉子弟俱為朝士

時米酒出怨言云奪我居第家貲逢吉由是惡之未幾崧以兩京

宅券獻於逢吉逢吉愈不悅翰林學士陶穀先為崧所引用復從

而譖之會嶼僕夫葛延遇為嶼取幣多所欺阻嶼扶之督其負甚

葛延遇與蘇逢吉之僕李澄謀上變告順謀反

孔子有言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

況居昏亂之朝乎

逢吉聞而誘致之因召順至第收送侍衛司獄松懼移

病不出崧族子昉爲祕書郎獨往候崧崧問昉曰邇來朝廷於我

有何議論昉曰無他聞唯陶給事往往于朝人中厚誣叔父崧歎

曰穀自單州判官吾取爲集賢校理不數年擢掌誥命吾何負於

陶氏子哉未幾嶼自誣云與兄崧弟義甥王凝及家僮合二十人

謀因山陵發引縱火焚京城作亂又遣人以蠟書入河中結李守

貞又遣人召契丹兵及具獄上逢吉取筆改二十爲五十字十一

月甲寅下詔誅崧兄弟家屬及辭所連及者皆陳尸於市仍厚賞

葛延遇等時人無不冤之自是士民家皆畏憚僕隸往往爲所脅

制它日昉因公事詣陶穀穀曰君於李侍中近遠昉曰族叔父穀

曰李氏之禍殺有力焉防聞之汗出穀邠州人也本姓唐避晉高

祖諱改焉時漢法既嚴而侍衛都指揮使史宏肇尤殘忍寵任孔

曰官解暉凡入軍獄者使之隨意鍛鍊無不自誣及三叛連兵

謂李守貞王景崇趙思綰羣情震動民間或訛言相驚駭宏肇掌部禁兵巡邏

京城部者部分之也得罪人不問輕重於法何如宏肇但豎三指吏即膠

斬之或決口斷舌斷筋折脛無虛日雖姦盜屏迹而冤死者甚眾

莫敢辯訴史宏肇尤惡文士常曰此屬輕人難耐每謂吾輩為卒

宏肇領歸德節度使委親吏楊乙收屬府公利乙依勢驕橫

宋州節而掌侍衛出京師使節度副使治府事副使其屬也故謂之屬府公利曹公取所當得者合境畏之如宏

肇副使以下望風展敬乙皆下視之月率錢萬緡以輸宏肇士民

不勝其苦初沈邱人舒元

沈邱古縣邱出唐神龍二年改曰沈邱屬潁州九域志在州西一百一十

里嵩山道士楊訥俱以遊客平李守貞守貞為漢所攻遣元更姓

朱訥更姓李名平開道奉表求救於唐

朱元遂罷為南唐用

唐諫議大夫查

文徽兵部侍郎魏岑請出兵應之唐主李璟命北面行營招討使

李金全將兵救河中以清淮節度使劉彥貞副之

唐置清淮節度使于壽州

文徽

為監軍使岑為沿淮巡檢使軍於沂州之境金全與諸將方會食

候騎白有漢兵數百在潤北皆羸弱請掩之金全令曰敢言過潤

者斬及暮伏兵四起金鼓聞十餘里金全曰豈可與之戰乎時唐

士卒厭兵其有鬪志又河中道遠勢不相及丙寅唐兵退保海州

是時沂州屬漢海州屬唐九改志

唐主遣漢主劉承祐書謝請復

通商旅且請赦守貞漢主不報壬申漢葬睿文聖武昭肅孝皇

帝於睿陵

睿陵在河南府告成縣

廟號高祖

十二月丁丑漢以高保融為

荆南節度使同平章事 辛巳南漢主劉晟以內常侍吳懷恩爲

開府儀同三司西北面招討使將兵擊楚攻賀州楚王馬希廣道

決勝指揮使徐知新等將兵五千救之未至南漢人已拔賀州鑿

大穿於城外覆以竹箔加土下施機軸自壘中穿穴通穿中知新

等至引兵攻城南漢遣人自穴中發機楚兵悉陷南漢出兵從而

擊之楚兵死者以千數知新等遁歸希廣斬之南漢兵復陷昭州

九域志賀州西至昭州三百餘里

王景崇累表告急於蜀蜀主孟昶命安思謙

再出兵救之壬午思謙自興元引兵屯鳳州請先進糧四十萬斛

乃可出境蜀主曰觀思謙之意安官爲朕進取然亦發興州興元

米數萬斛以饋之戊子思謙進屯散關遣馬步使高彥休眉州刺

史申貴擊漢箭筈安都寨破之箭筈名庚寅思謙敗漢兵於水

女潭漢兵退屯寶雞思謙進屯模壁韓保貞出新關

新關在龍州新源縣西唐

大中六年龍州防禦使韓進徒繁謂之安戎關併龍陽謂大震爲故關安戎爲新關九域志龍州併源縣有新關鎮

王辰重

於隴州神前漢兵不出保貞亦不敢進趙暉告急於郭威威自往

赴之時李守貞遣副使周光遜裨將王繼勳亟知遇守城西威戒

白文珂劉詞曰賊苟不能突圍終爲我禽萬一得出則吾不得復

聞於此成敗之機於是乎在賊之驍銳盡在城西我去必來突圍

爾謹備之威至華州聞蜀兵食盡引去

考異曰十國紀年蜀廣政十二年正月甲寅思謙以

軍食匱竭自橫壁退次鳳州上表待罪蓋去年冬末已退軍明年正月表始到成都耳今從周太祖實錄

威乃還韓保

貞聞安思謙去亦退保弓川寨

九域志秦州東一百六十五里有弓門寨

蜀中書侍

郎兼禮部尙書同平章事徐光溥坐以監辭挑前蜀安康長公主

丁酉罷守本官

已漢隱帝不改元仍稱乾祐
二年是歲凡四國三鎮
春正月乙巳朔翼大赦
遷郭威將

至河中
自華州還也
白文珂出迎之戊申夜李守貞遣王繼勳等引精

兵千餘人循河而南襲漢柵坎岸而登遂入之縱火大譟軍中狼
狽不知所爲劉詞神色自若下令曰小盜不足驚也帥眾擊之客
省使閻晉卿曰賊甲皆黃紙爲火所照易辨耳柰眾無鬪志何裨
將李穀曰安有無事食君祿有急不死鬪者邪拔稍先進眾從之
河中兵退走死者七百人繼勳重傷僅以身免己酉郭威至劉詞
迎馬首請罪威厚賞之曰吾所憂正在於此微兄健鬪幾爲虜嗤
然虜伎殫於此矣晉卿忻州人也守貞之欲攻河西柵也先遣人
出酤酒於村墅或貨與不賣其直邏騎多醉由是河中兵得潛行
入寨幾至不守郭威乃下令將士非犒宴毋得私飲愛將李審晨

飲少酒威怒曰汝為吾帳下首違軍令何以齊眾立斬以徇 甲

寅蜀安思謙退屯鳳州上表待罪蜀主孟昶不問 選以靜州

隸定難軍

唐置靜州都督于隸州界以處党項降者

二月辛未李彝殷止表謝彝殷

以中原多故有輕傲之志每藩鎮有叛者常陰助之邀其重賂送

廷知其事亦以恩澤賜之

史言拓拔據張夏漸以驚梁遂成宋初繼遷之叛

淮北羣

盜多請命於唐唐主李璟遣神衛都虞候皇甫暉等將兵萬人出

海泗以招納之

皇甫暉即與趙在禮作亂以成後唐莊宗之禍者也奔南唐見二百八十六卷高祖天福十二年海

泗二

州名漢蒙城鎮將咸師朗等降於暉

蒙城隋之山桑縣唐天寶元年更名蒙城屬亳州九域志

在州南二

百六十里徐州將成德欽敗唐兵於峒嵒鎮俘斬六百級暉等引

歸

峒音

故晉李太后詣契丹主耶律兀欲請依漢人城寨之側

給田以耕桑自贍兀欲許之并徵晉主石重貴遷於建州

歐史曰自遼陽

府東南行千二百里至建州今按建州在遼陽之西北其南則義州其北則土河土河之北則契丹之中京大定府大定府南至燕京一千一百五十里北至上京臨潢府七百里金人疆域圖建州南至燕京一千二百四十里遼陽府治遼陽縣至燕京二千二百一十里詳史曰自遼陽行十里過義州霸州至建州陳元觀曰大元建州領建平永新二縣屬大定府路未至安太妃卒於路道令必焚吾骨南向嚔之庶幾魂魄歸達於漢既至建州得田五十餘頃重其令從者耕以給食頃之述律王遣騎取重貴寵姬趙氏茹氏而去述律王者德光之子也 三月己未以歸德牙內指揮使史德琬領忠州刺史忠州屬蜀德琬宏肇之子也頗諳書常不樂父之所爲有舉人呼譟於貢院門蘇逢吉命執送侍衛司欲其痛箠而黥之德琬言於父曰吾生無禮自有臺府治之非軍務也此乃公卿欲彰大人之過耳宏肇大然之即破械遣之楚將徐進敗蠻於風陽山斬首五千級 夏四月壬午太白晝

見漢民有仰視之者爲邏卒所執史宏發腰斬之 唐故天長令
江夢孫卒贈國子司業夢孫博綜經史儒行高潔烈祖輔政辟置
門下薦爲祕書郎久之夢孫自言平生讀書欲小試於治民求爲
縣令烈祖曰縣邑非所以優賢不許固求之乃補天長令烈祖先
持告身示之且指庭下地謂曰今日受此告則明日便趨拜於彼
矣夢孫曰苟遂素志無恤其他至縣吏白正廳有淫厲不可居夢
孫不從曰長吏不居正廳非禮也禮上之夕怪果大作若數十人
推倒几案叫嘯甚喧夢孫整衣冠祝曰夢孫爲縣令合居此廳爾
爲鬼神應有祠宇邱墓何不各歸其所吾不欺暗室何畏爾等卽
命復陳設如初自此寂然無患其治以簡易仁恕爲事邑人大悅
踰年稱疾求歸田里縣人號泣送之至家躬耒耜以養繼母每

晨夜具潔服問安視膳訖乃爲諸生講禮凡至疑議輒斂衽曰此科先儒尤多異同夢孫安敢輕言諸君請自擇所長至是而卒年八十五河中城中食且盡民餓死者什五六矣明李守貞出兵五千餘人齋梯橋五道以攻長圍之西北隅漢郭威遣都監吳虔裕引兵橫擊之河中兵敗走殺傷大半奪其攻具五月丙午守貞復出兵又敗之擒其將魏延朗鄭賓王子周光遜王繼勳誅知遇帥其眾千餘人來降守貞將士降者相繼咸乘其離散庚申督諸軍百道攻之趙思綰好食人肝嘗面剖而膾之膾盡人猶未死又好以酒吞人膽謂人曰不此千枚則膽無敵矣及長安城中食盡取婦人幼稚爲軍糧日計數而給之每犒軍輒屠數百人如羊豕法思綰計窮不知所出漢郭從義使人誘之初思綰少時求爲

左曉衛上將軍致仕李肅僕肅不納曰是人目亂而語誕它日必

為叛臣肅妻張氏全義之女也

張全義鎮洛陽有功名於梁唐之間

曰君今拒之後

且為患乃厚以金帛遺之及思綰據長安肅閒居城中思綰數就

見之拜伏如故禮肅曰是子亟來且污我欲自殺妻曰曷若勸之

歸國會思綰問自全之計肅乃與判官程讓能說思綰曰公本與

國家無嫌但懼罪耳今國家三道用兵俱未有功若以此時翻然

改圖朝廷必喜自可不失富貴孰與坐而待斃乎思綰從之遣使

詣闕請降乙丑漢以思綰為華州昭後

以為鎮區軍番後

都指揮使常彥

卿為虢州刺史令便道之官

不使入朝所以安其反側之心

吳越內牙都指揮

使斜滔

斜白倫上聲

胡進思之黨也或告其謀叛辭連丞相錢宏億吳

越王宏倣不欲窮治貶滔於處州

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秋

七月甲辰趙思綰釋甲出城受詔漢郭從義以兵守其南門復遣
遣城思綰求其牙兵及鎧仗從義亦給之思綰遷延收斂財賄三
改行期從義等疑之密白郭威請圖之威許之壬子從義與都監
宣徽南院使王峻按轡入城處於府舍召思綰酌別因執之并常
彥卿及其父兄部曲三百人皆斬於市 甲寅漢郭威攻河中克
其外郭李守貞收餘眾退保子城諸將請急攻之威曰夫烏窮則
隊況一軍乎泐水取魚安用急為壬戌李守貞與妻及子崇勳等
自焚威入城獲其子崇玉等及所署丞相靖崧孫愿樞密使劉茂
國師總倫等韓音送大梁磔於市徵趙修己為翰林天文以道修己數謀
李守貞也盛唐有天文博士天文生皆屬司天監其符詔於翰林院者曰翰林天文威聞守貞文書得朝廷
權臣及藩鎮與守貞交通書詞意悖逆欲奏之祕書郎榆次王溥

諫曰魑魅乘夜爭出見日自消願一切焚之以安反側咸從之

戊辰漢加永興節度使郭從義同平章事徙鎮國節度使扈從珂
為護國節度使以河中行營馬步都虞候劉詞為鎮國節度使

唐主李璟復進用魏岑

魏岑以罪謫見二百八十六卷漢天福十二年

吏部郎中會稽鍾

謨尙書員外郎李德明始以辯慧得幸參豫國政二人皆恃恩輕
躁雖不與岑為黨而國人皆惡之戶部員外郎范沖敏性狷介乃
教天威都虞候王建封上書歷詆用事者請進用正人唐主謂建
封武臣典兵不當干預國政大怒流建封於池州未至殺之沖敏
棄市 唐主李璟聞河中破以朱元為駕部員外郎待詔文理院
李平為尙書員外郎

李守貞遣朱元李平至唐見去年十一月文惠院南唐所置尙書員外郎無曹局蓋於二

十四司郎員外置也

吳越王錢宏係以丞相宏億判明州

遷西京畱守

卷一百一十五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文苑英華

同平章事王守恩性貪鄙專事聚斂喪車非輸錢不得出城下至

扞厠行乞之人不免課率扞厠以人家虎子寫去或縱麾下令盜

人財有富室娶婦守恩與俳優數人往為賀客得銀數鉅而返八

月甲申郭威自河中還過洛陽守恩自侍位兼將相肩輿出迎威

怒以為慢己辭以浴不見即以頭子命保義節度使同平章事白

文珂代守恩為留守沈括曰後唐莊宗復攝太使郭崇韜安重誨

者謂之直如中書之敕小文珂不敢違守恩猶坐客次客次猶今

事則發頭子擬堂帖也以俟見吏白新留守已視事於府矣守恩大驚狼狽而歸兄家

屬數百已逐出府在通衢矣朝廷不之問以文珂兼侍中充西京

留守守恩至大梁恐獲罪廣為貢獻重賂權貴朝廷亦以守恩首

舉潞州歸漢事見二百八十七故宥之但誅其用事者數人而已

卷一百一十五

歐陽修論曰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此勢之然也五代之際是已文珂守恩皆漢大臣而周太祖以一樞密使頭子而易置之如更戍卒是時太祖未有無君之志而所爲如此者蓋習爲常事故文珂不敢違守恩不敢拒太祖既處之不疑而漢延君臣亦置而不問豈非綱紀壞亂之極以至於此歟是以善爲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也可不戒哉

馬希萼悉調朗州丁壯爲鄉兵造號靖江軍

造號言創作戰艦七立軍號也

百殷將攻潭州其妻苑氏諫曰兄弟相攻勝負皆爲人笑不聽引兵趣長沙馬希廣聞之曰朗州吾兄也不可與爭當以國讓之而已劉彥瑫李宏皋固爭以爲不可乃以岳州刺史王贊爲都部署

戰棹指揮使以彥瑄監其軍己丑大破希萼於僕射洲獲其戰艦

三百艘贊追希萼將及之希廣遣使召之曰勿傷吾兄贊引兵還

贊環之子也帝幸自赤沙湖乘輕舟遁歸赤沙湖在洞庭湖西與洞庭湖通水經注云澧

水與赤沙湖水會湖苑氏泣曰禍將至矣余不忍見也赴井而死

蜀主孟昶游浣花溪是時蜀中百姓富庶夾江皆枌亭榭遊賞

之處成都士女畢集珠翠羅綺名花異香馥郁森列蜀主御龍舟

觀水嬉上下十里人望之如神仙之境 戊戌漢郭威至大梁入

見漢主劉承祐勞之賜金帛衣服玉帶鞍馬辭曰臣受命期年僅

克一城何功之有且臣將兵在外凡鎮安京師供億所須使兵食

不乏皆諸大臣居中者之力也臣安敢獨膺此賜請徧賞之又議

加鎮方鎮辭曰楊邠位在臣上未有茅土且帷幄之臣不可以宏

肇為比

補註時宏肇已領歸德節度而威言己為樞密使職居近密不可以史宏肇掌禁衛兵者為比九月壬寅

徧賜宰相樞密宣徽三司侍衛司九人與威如一

時宰相三人贊貞固蘇逢吉蘇

山珪樞密使楊邠宣徽使王峻又度祿三司使王章侍衛使史宏肇凡八人餘一人則未之知也或者併郭威為九人歟漢主

又欲特賞威威辭曰運籌建畫出於廟堂發兵饋糧資於藩鎮暴

露戰鬪在於將士而功獨歸臣臣何以堪之乙巳加威兼侍中史

宏肇兼中書令辛亥加寶貞固司徒蘇逢吉司空蘇禹珪左僕射

楊邠右僕射諸大臣議以朝廷執政溥加恩恐藩鎮缺望乙卯加

天雄節度使高行周守太師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審琦守太傅泰

甯節度使符彥卿守太保河東節度使劉崇兼中書令己未加忠

武節度使劉信天平節度使慕容彥超平盧節度使劉銖並兼侍

中辛酉加朔方節度使馮暉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兼中書令冬十

唐古通鑑卷三百八十八 後列國紀三十三 九 唐補漢

月壬申加義武節度使孫方簡武甯節度使劉贊同平章事壬午
加吳越王錢宏倣尚書令楚王馬希廣太尉丙戌加荆南節度使
高保融兼侍中議者以爲郭威不專有其功推以分人信爲美矣
而國家爵位以一人立功而覃及天下覃布也不亦濫乎時威又
表其西征參軍幽州李瓊于朝授朝散大夫大理司直瓊少好學
涉獵史傳杖策走太原欲干唐莊宗會募勇士卽與威等十人同
應募隸軍籍一日會飲瓊熟視威知非常人因舉酒祝曰凡我十
人龍蛇混合異日富貴無相忘苟渝此言神降之罰皆刺臂出血
誓爲兄弟威與瓊情好尤密一日過瓊見其危坐讀書因問所讀
何書瓊曰此閩外春秋所謂以正守國以奇用兵較存亡治亂記
賢愚成敗皆在此也威卽令讀之謂瓊曰兄當教我自是威每出

入常袖以自隨遇暇輒讀輒問瓊稱之爲師及討河中乃脫項

兵籍令參軍事守貞之滅項有功焉故威薦之吳越王錢宏俶

募民能墾荒田者勿收其稅由是境內無棄田或請糾民遣可以

增賦遣丁謂民年已成丁而戶籍遺漏未當賦役者仍自掌其事宏假杖之國門國人皆

悅楚靜江節度使馬希瞻以兄希萼希廣交爭屢遣使諫止不

從知終覆族疽發于背丁亥卒契丹寇漢河北所過殺掠節度

使刺史各嬰城自守遊騎至貝州及鄴都之北境按九域志貝州之南三十里卽

鄴都北界鄴都主劉承祐憂之己丑遣樞密使郭威督諸將禦之以宣徽

使王峻監其軍爲王峻佐郭威擊兵向闕張本十一月契丹聞漢兵渡河乃引去

辛亥郭威軍至鄴都令王峻分軍趣鎮定戊午威至邢州唐兵

度淮攻漢正陽九域志潁州額上縣有正陽鎮臨淮津十二月潁州將白福進擊敗

之 漢楊邳爲政苛細初邳州人周璆爲諸衛將軍罷秩無依從

王景崇西征景崇叛遂爲之謀主邳奏諸前資官喜搖動藩臣

前資官皆前朝所授者也 宜悉遣詣京師既而四方雲集日遮宰相馬求官

辛卯邳復奏前資官宜分居兩京以俟有關而補之漂泊失所者

甚眾邳又奏行道往來者皆給過所盛唐之制天下關二十六度

漢時度關用傳也宋白曰古書之帛 既而官司填咽民情大擾乃

止 漢趙暉急攻鳳翔周璆謂王景崇曰公曷與蒲雍相表裏

李守貞雅 今二鎮已平蜀兒不足恃王景崇求援于蜀而蜀 不如

降也景崇曰善吾更思之後數日外攻轉急景崇謂其黨曰事窮

矣吾欲爲急計乃謂其將公孫鞏張思練曰趙暉精兵多在城北

來日五鼓前爾二人燒城東門詐降勿令適入吾與周璆以牙兵

出北門突陣軍絕無成而死猶勝束手皆曰善癸巳未明韓思練

燒東門請降府牙火亦發二將遣人詞之景崇已與家人自焚矣

瑒亦降 丁酉漢密州刺史王萬敢擊唐海州朥水鎮殘之金人

國朥水鎮在海州朥水鎮縣 漢劉崇與郭威素有隙及威討三叛立大功崇頗

不自安謂判官鄭珙曰主上幼弱政在權臣而吾與郭公不叶時

事如何珙曰漢政將亂矣晉陽英雄天下而地形險固十州征賦

足以自給公以宗室元老不以此時爲計後必爲人所制崇曰子

言乃吾意也崇乃表募兵四指揮自是選募勇士招納亡命繕甲

兵實府庫罷上供財賦皆以備契丹爲名朝廷詔令多不京承

是月南漢主劉晟如英州南漢以唐廣州清遠縣之地置英州九城志廣州北至英州四百二十里

是歲唐泉州刺史雷從效兄南州副使從願酖刺史董思安而代

之晉開運二年唐改漳州爲南州以董思安爲刺史事見二百八十四卷唐主李璟不能制置清源

軍於泉州以從效爲節度使三叛旣平漢主承祐浸驕縱與左

右狎暱飛龍使瑕邱後匡贊後姓也茶酒使太原郭允明以諂媚得

幸漢主好與之爲廋辭醜語廋辭隱語也太后屢戒之漢主不以爲意

太常卿張昭上言宜親近儒臣講習經訓不聽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八十九

宋陳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列國紀二十四

漢乾祐三年是歲四國三鎮漢
茂亡湖南馬希範殺希廣自立

春正月丁未漢加鳳翔節度使

趙暉兼侍中

漢密州刺史王勗敢請益兵以攻唐詔以前沂州

刺史郭瓊為東路行營都部署帥禁軍及齊州兵赴之

漢郭威

請勒兵北臨契丹之境詔止之

丙寅漢遣使詣河中鳳翔收瘞

戰死及餓殍遺骸時有僧已聚二十萬矣

已聚者二十萬史言其
未聚者尚多大兵攻圍

積久其
禍如此

唐主李璟聞漢兵盡平三叛始罷李金全北面行營招

討使

唐命李金全見二

唐清淮節度使劉彥貞多斂民財以賂

權貴權貴爭譽之在壽州積年

晉開運元年唐徙劉彥貞鎮濠州劉崇俊鎮壽州漢乾祐元年清淮

節度使劉彥貞副李金全北伐

未知彥貞以何年徙鎮壽州恐被代欲以警急自固妄奏稱漢

兵將大舉南伐二月唐主季瑩以東都留守燕王宏冀為潤宣二

州大都督鎮潤州宣國節度使周宗為東都留守選欲移易藩

鎮因其請赴嘉慶節上壽

五代會要帝以三月九日遷嘉慶節洪

月六日是朕載誕之辰其日百僚命駕立於光順門進名參賀

於門內強百餘相見明日又受賀儀宜停先是左丞韋稹奏行

之率臣以為古無降迎受賀之禮奏罷之然次年復行賀禮

之儀始於明皇令天下宴集休三日受賀之事蓋自長慶至今

用之許之甲申漢郭威行北邊還福州人或詣建州告唐派

安留後查文徽云吳越兵已棄城去請文徽為帥文徽信之遣劍

州刺史陳誨將水軍下浙江薛史曰李諱承大三年以延平為劍

州析建州之劍浦汀州之沙縣隸焉

劍溪上接建溪下達
福州亦謂之閩江

文徵自以步騎繼之會大雨水漲誨一夕行

七百里至城下敗福州兵執其將馬先進等始知福州未嘗有變

所來告者妄也然誨親故多在城中方遣閒使招之庚寅文徵至

福州吳越知威武軍吳程詐遣數百人出迎

吳越未命吳程為威武節度使先令知威武

武軍誨曰閩人多詐未可信也宜立寨整眾俟所招親故來得其

實徐圖之文徵曰疑則變生不若乘機據其城遂引兵徑進誨知

其必敗植旗鳴鼓列兵江湄以須之

水草之交曰湄詩巧言居阿之渠注云本作渭水草交也

文徵不為備程勒兵出擊之唐兵大敗文徵墜馬為福人所執士

卒死者萬人誨全軍歸劔州程送文徵於錢唐吳越王錢宏傲獻

于五廟而釋之

吳越用諸侯之制立五廟

唐兵凡兩喪於福州皆大敗塗地誨

在兵間皆有功號稱名將

丁亥漢汝州奏防禦使劉審交卒吏

民詣闕上書以審交有仁政乞留葬汝州得奉事其邱壟詔許之
州人相與聚哭而葬之爲立祠歲時享之太師馮道曰吾嘗爲劉
君僚佐觀其爲政無以踰人非能減其租賦除其繇役也但推公
廉慈愛之心以行之耳此亦眾人所能爲但它人不爲而劉君獨
爲之故汝人愛之如此使天下二千石皆效其所爲何患得民不
如劉君哉 甲午吳越丞相昭化節度使同平章事杜建徽卒

乙未漢以前永興節度使趙匡贊爲左驍衛上將軍 三月丙午

漢嘉慶節鄴都留守高行周天平節度使慕容彥超泰甯節度使
符彥卿昭義節度使常思安遠節度使楊信安國節度使薛懷讓
成德節度使武行德彰德節度使郭謹保大畱後王饒皆入朝

甲寅漢主劉承祐詔營寢廟於高祖長陵世祖原陵以時致祭有

司以費多廢其事以至國亡二陵竟不謁一奠 壬戌漢徙高行
周爲天平節度使符彥卿爲平盧節度使甲子徙慕容彥超爲泰
甯節度使 漢永安節度使折從阮舉族入朝 夏四月戊辰朔
漢徙群懷讓爲匡國節度使庚午徙折從阮爲威勝節度使壬申
徙楊信爲保大節度使徙鎮國節度使劉詞爲安國節度使永清
節度使王令溫爲安遠節度使李守貞之亂王僬潛與之通守貞
平眾謂僬必居散地及入朝厚結史宏肇巡護國節度使聞者駭
之 漢楊邠求解樞密使漢主劉承祐遣中使諭止之宣徽北院
使吳虔裕在旁曰虔裕時蓋在楊邠旁樞密重地難以久居當使後來者迭
爲之相公辭之是也漢主聞之不悅辛巳以虔裕爲鄭州防禦使

漢人以契丹近人寇橫行河北諸藩鎮各自守無捍禦之者

事見

上卷上議以郭威鎮鄴都使督諸將以備契丹史宏肇欲威仍領

樞密使蘇逢吉以為故事無之

言故事無帶樞密使出鎮者

宏肇曰領樞密使

則可以便宜從事諸軍畏服號令行矣漢主劉承祐卒從宏肇議

宏肇怨逢吉異議逢吉曰以內制外順也今反以外制內其可乎

壬午制以威為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樞密使如故仍詔河北兵

用錢穀但見郭威文書立皆稟應明日朝貴會飲於寶貞園之第

宏肇舉大觴屬威厲聲曰昨日廷議一何同異今日為弟飲之

史宏肇呼郭威為弟

逢吉揚邠亦舉觴曰是國家之事何足介意宏肇又厲聲

曰安定國家在長槍大劍安用毛錐王章曰無毛錐則財賦何從

可出

毛錐謂筆也史以束毛為筆其形如錐也王章為三司使實掌財賦故云然

自是將相始有隙 癸

未漢龍永安軍復以府州隸河東

壬辰遷以左監門衛將軍郭

柴爲貴州刺史天雄牙內都指揮使貴州時屬南漢宋白曰貴州

林郡仍有麻駱之名漢武帝改桂林爲鬱林郡梁武帝以鬱林郡

爲桂州後割桂州之鬱林南浦立定州唐改爲南定州隋改南定

領刺史而其職則天雄牙將也柴本姓柴考異曰世宗實錄曰

母曰聖穆皇后柴氏以唐天祐十八年九月二十四日丙午生於

那臺之別墅世宗紀云太祖之發于薊聖穆皇后之姪也本

姓柴氏父守禮太子少保致任帝未童冠因侍聖穆皇后在太祖

左右時太祖無子乃養爲己子案今舉世皆知世宗爲柴氏子謂

之柴世宗而世宗實爲父守禮郭威之妻兄也威未有子時養以

云太祖長子述亦甚矣爲子榮器貌英奇善騎射略通書史黃老性沈重寡言威甚愛之

郭榮始見於此五月己亥漢以府州許漢馬步都指揮使折德展爲本

州副練使前此置永安軍於州府以寵折從阮也今從阮移鎮其

帝爲副練使其後以德展從阮之子也庚子漢郭威辭行言於

漢主劉承祐曰太后從先帝久多歷天下事陛下富於春秋有事

卷三百八十九 後周紀二十四

宜稟其教而行之親近忠直放遠讒邪善惡之間所宜明審蘇逢

吉楊邠史宏肇皆先帝舊臣盡忠徇國願陛下推心任之必無敗

失至於疆場之事臣願竭其愚為庶不負驅策漢主斂容謝之威

至鄴都以河北困弊戒邊將謹守疆場嚴守備無得出侵掠契丹

入寇則堅壁清野以待之 辛丑夏敕防禦團練使白非軍期無

得專奏事皆先申觀察使斟酌以聞 言軍期事須朝廷應制則不及聞於廉使許得專達朝廷

如尋常公事須先申本管斟酌以聞 丙午遷以弟山西南道節度使承勳為開封

尹加兼中書令實未出閣 年尚幼且有羸疾也 遷平盧節度使

劉銖貪虐恣橫民有過者問其年幾何對曰若干即隨其數杖之

謂之隨年杖每杖一人必兩杖俱下謂之合歡杖又增民租畝出

錢三十以為公用民不堪命朝廷欲徵之恐其拒命因近密用兵

於唐道沂州刺史郭瓊將兵屯青州

歐史作郭淮攻南唐濰以兵屯青州

銖不自安

置酒召瓊伏兵幕下欲害之瓊知其謀悉屏左右從容如會了無

懼色銖不敢發瓊因諭以禍福銖感服詔至即行庚戌銖入朝辛

亥以瓊爲潁州團練使

癸丑

漢王章置酒會諸朝貴酒酣爲手

勢令

會飲而行酒令以佐歡唐末之俗也類說曰亞其虎膺謂手掌曲其松根謂指節以蹲鴟謂虎膺之下鴟大指也以鉤

鉤差玉柱之旁鉤鉤頭指玉柱中指也若蛇闕玉柱三分蛇無名指也奇兵闕指蛇一寸奇兵小指也死其三洛謂解其腕也生

其五舉通呼五指也開之招手令蓋亦手勢令之類也乎哉

史宏肇不閑其事客省使閻晉卿

坐次宏肇屢教之蘇逢吉戲之曰旁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宏肇妻

閻氏酒家倡也

酒家倡善爲酒令

意逢吉譏之大怒以醜語詬逢吉逢吉

不應宏肇欲毆之逢吉起去宏肇索劍欲追之楊邠泣止之曰蘇

公宰相公若殺之置天子何地邠孰思之宏肇即上馬去邠與之

後漢乾祐三年

聯鑣送至其第而還銻馬街也於是將相如水火矣漢主劉承祐使宣

徽使王峻置酒和解之不能得逢吉欲求出鎮以避之既而中止

曰吾去朝廷止煩史公一處分吾齋粉矣王章亦忽忽不樂欲求

外官楊史固止之閏月漢宮中數有怪癸巳大風雨發屋拔木

吹鄭門扉起十餘步而落震死者六七十人水深平地尺餘鄭門大

而南來第一門也梁改爲開明門舊改爲金義門周改爲迎秋門漢主劉承祐召司天

監趙延父問以禳祈之術對曰臣之業在天文時日禳祈非所習

也然王者欲弭災異莫如修德延父歸漢主遣中使問如何爲修

德延父對請讀貞觀政要而灋之六月河決漢鄭州歐史曰六月癸卯河

決原武按原武縣屬鄭州九域志云原武縣在鄭州之北六十里馬希範既敗歸僕射州之敗也事見上卷

上年乃以誓誘辰潁州及梅山蠻宋白曰潁州西有梅山謂爲草寇之窟穴欲與共擊

湖南鹽素間長沙帑藏之富大德爭出兵赴之遂攻益陽益陽縣馬潭州

漢古縣城在唐縣東八十里九域志益陽在潭州西北一百里王

八十二里宋白曰以其地在益水之陽故名其城舊屬所築楚王

馬希廣遣指揮使陳璠拒之戰於沅溪璠敗死 秋七月唐歸馬

先進等於吳越以易查文徽 馬希萼又遣譚玢攻迪田八月戊

戌破之殺其鎮將張延嗣楚王希廣遣指揮使黃處超救之處超

敗死潭人震恐復遣牙內指揮使崔洪璉將兵七千屯玉潭九域志潭

州湘鄉縣有玉潭鎮在潭州西 庚子蜀主孟昶立其弟仁毅為繼王仁賢為雅

王仁裕為彭王仁操為嘉王己酉立子元詰為秦王元珪為褒王

敬晉李太后在建州契丹遷晉主及其家于建州見上卷上年三月 臥病無醫藥惟與

監晉主石重貴仰天號泣戰手罵杜重威李守貞曰吾死不置汝

戊午卒周顯德中有自契丹來者云重貴及馮后尚無恙其從者

亡歸及物故則過半矣 馬希萼上表於漢請別遣進奏務於京

師九月辛巳詔以湖南已有進奏務不許亦賜楚王馬希廣詔勸

以敦睦馬希萼以朝廷意佑希廣怒遣使稱藩於唐乞師攻楚唐

加希萼同平章事以鄂州今年稅租賜之命楚州刺史何敬洙將

兵助希萼冬十月丙午希廣遣使告急於漢言荆南留南江南連

謀欲分湖南之地荆南高氏後南乞發兵屯澧州以扼江南荆南

援朗州之路江南遣兵援朗道出岳州岳州西至澧州三百餘里

東南至朗州三百五十九里丁未漢以吳越王錢宏倣為諸道兵馬元帥

楚王馬希廣以朗州與山蠻入寇諸將屢敗憂形於色劉彥瑫言

於希廣曰朗州兵不滿萬馬不滿千都府精兵十萬何憂不勝頓

假臣兵萬餘人戰艦百五十艘徑入朗州縛取希萼以解大王之

憂希瓚悅以彥瑄爲戰棹都指揮使朗州行營都統彥瑄入朗州

境九域志潭州北至朗州界二百一十七里父老爭以牛酒犒軍曰百姓不願從亂望

都府之兵久矣彥瑄厚賞之戰艦過則運竹木以斷其後是日馬

希萼遣朗兵及蠻兵六千戰艦百艘逆戰于滑州彥瑄乘風縱火

以焚其艦頃之風回反自焚彥瑄還走江路已斷士卒戰及溺死

者數千人考異曰湖湘故事彥瑄敗在九月十三日今從十國紀年希廣聞之涕泣不知所爲

希廣平日罕頒賜至是大出金帛以取悅於士卒或告天策左司

馬馬希崇流言惑眾反狀已明請殺之希廣曰吾自害其弟何以

見先王於地下希崇與希萼通謀者也乃遣馬軍指揮使張暉將兵自它道

擊朗州至龍陽龍陽縣屬朗州隋所置也取龍陽洲以名縣九域志在朗州東南八十五里宋白曰龍陽故漢宋縣

地吳分其地立龍陽縣聞彥瑄敗還屯益陽希萼又遣指揮使朱進忠等將

兵三千急攻益陽張暉給其眾曰我以麾下出賊後汝輩畱城中待我相與合勢擊之既出遂自竹頭市遁歸長沙朗兵知城中無主急擊之士卒九千餘人皆死 吳越王錢宏假歸查文徽於唐臨行吳越王爲置酒渴毒歸至金陵毒始作唐主李璟使醫視之以珠納口中有頃珠色變黑醫曰疾不可爲矣然猶十年乃死文徽遂得瘖疾以工部尚書致仕 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蜀太師中書令宋忠武王趙廷隱卒 楚王馬希萼遣其僚屬孟駢說馬希萼曰公忘父兄之讎北面事唐自馬殷以來與楊徐世爲仇讎何異袁譚求救於曹公耶事見六十四卷漢獻帝建安八年希萼將斬之駢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閒駢若愛死安有此來駢之言非私於潭人實爲公謀也乃釋之使還報曰大義絕矣非地下不相見也朱進忠請希萼自將

兵取潭州辛未希萼留其子光贊守朗州悉發境內之兵趣長沙

考異曰湖湘故事希萼以十月二十一日直往湖南今從十國紀年自稱順天王 漢詔侍衛步軍

都指揮使甯江節度使王殷將兵屯潭州以備契丹 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之下

又有侍衛馬軍步軍二都指揮此皆梁唐所置甯江軍夔州時屬蜀王殷遙領也殷瀛州人也事母至孝

欲與人游必先白母母所不可者未嘗敢往及爲刺史政事有小

失母責之殷卽取杖投婢僕自笞於母前嘗從高祖討杜重威先

登力戰矢中其腦鏃自口出而不死 漢議發兵以安遠節度使

王令溫爲都部署以救潭州會內難作不果 漢主劉承祐自卽

位以來樞密使右僕射同平章事楊邠總機政樞密使兼侍中郭

威主征伐歸德節度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史宏肇典

宿衛三司使同平章事王章掌財賦邠頗公忠退朝門無私謁雖

不卻四方饋遺有餘輒獻之宏肇督察京城道不拾遺是時承契
丹蕩覆之餘公私困竭章拮據遺利吝於出納以實府庫屬三叛
連衡宿兵累年而供饋不乏及事平賜予之外尙有餘積以是國
家粗安然章聚斂刻急舊制出稅每斛更輸二升謂之雀鼠耗章
始令更輸二斗謂之省耗按唐明宗天成元年四月敕文應納夏
正稅數不量省耗如此則天成以前已有省耗每斗一升今後祇納
天成罷輸之後至漢興王章復令輸省耗而又倍舊數取之也舊
錢出入皆以八十爲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
沈括曰今之數錢百錢謂之陌者世陌字用之其實只是百字
如什與伍耳唐自皇甫鈞爲墊錢法至昭宗時乃定八十爲陌有
犯鹽礬酒麴之禁者錙銖涓滴罪皆死鹽禁之設久矣酒之爲禁
或罷或權歷代不常自唐
中世始申權酒之禁及其末也又禁造麴至於礬禁新舊唐書食
貨志皆未著言其事是必起於五代之初本草圖經曰礬石生河
西山谷及隴西武都石門今白礬則晉州慈州拱州無爲軍緣礬
則隰州溫泉縣池州銅陵縣並煎礬處處出焉初生皆石也採得

碎之煎煉乃成礬凡有五種其色各異謂白礬綠礬黃礬黑礬綠礬也自岐伯至陶隱居之書皆言之由是百姓愁

怨章尤不喜文臣嘗曰此輩授之握算不知縱橫何益於用俸祿皆以不堪資軍者給之吏已高其估章更增之漢主左右嬖倖浸用事太后親戚亦干預朝政邠等屢裁抑之太后有故人子求補軍職宏肇怒而斬之武德使李業太后之弟也高祖使掌內帑漢主卽位尤蒙寵任會宣徽使關業意欲之漢主及太后亦諷執政邠宏肇以爲內使遷補有次不可以外戚超居乃止內客省使閻晉卿次當爲宣徽使久而不補樞密承旨聶文進飛龍使後匡贊翰林茶酒使郭允明皆有寵於漢主久不遷官其怨執政文進并州人也劉銖罷青州歸久奉朝請未除官常戟手於執政戟手者執其手而訴而訴漢主初除三年喪聽樂賜伶人錦袍玉帶伶人詣宏肇謝宏

肇怒曰士卒守邊苦戰猶未有以賜之汝曹何功而得此皆奪以還官漢主欲立所幸耿夫人爲后邠以爲太速夫人卒欲以后禮葬之邠復以爲不可漢主年益壯厭爲大臣所制邠宏肇嘗議事於邠前漢主曰審圖之勿令人有言邠曰陛下但禁聲有臣等在漢主積不能平左右因乘間譖之云邠等專恣終當爲亂漢主信之嘗夜聞作坊鍛聲作坊造兵甲之所疑有急兵遂旦不寐司空同平章事蘇逢吉旣與宏肇有隙知李業等怨宏肇屢以言激之漢主遂與業文進匪贊允明謀誅邠等議旣定入白太后太后曰茲事何可輕發更宜與宰相議之業時在旁曰先帝嘗言朝廷大事不可謀及書生懦怯誤人太后復以爲言漢主忿曰國家之事非閭閻所知拂衣而出乙亥業等以其謀告閭閻晉卿恐事不成詣宏

肇第欲告之宏肇以宅故辭不見丙子旦邠等入朝有甲士數十

自廣政殿出殺邠宏肇章於東廡下案薛史言天福四年三月辛卯改東京玉華殿爲永福殿

周顯德四年新修永福殿改爲廣政殿此蓋以後來殿名書之文進亟召宰相朝臣班於崇元殿

宣云邠等謀反已伏誅與卿等同慶又召諸軍將校至萬歲殿庭

五代會要梁開平元年改汴京正衙殿爲崇元殿東殿爲元德殿萬歲堂爲萬歲殿晉天福二年八月改元德殿爲廣政殿漢

主親諭之且曰邠等以稚子視朕朕今始得爲汝主汝輩免橫死

憂矣皆拜謝而退又召前節度使刺史等升殿諭之分遣使者帥

騎收捕邠等親戚黨與僉從盡殺之是日無雲而昏霧雨如泣宏

肇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殷尤厚邠等死漢主遣供奉官孟業

齎密詔詣澶州及鄴都令鎮甯節度使李洪義殺殷又令鄴都行

營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威步軍都指揮使眞定曹威殺郭威及監

禁台通鑑南唐卷二百八十九後列國紀二十四十一思補樓

軍官徽使王峻洪義太后之弟也又急詔徵天平節度使高行周

平盧節度使符彥卿永興節度使郭從義秦宓節度使慕容彥超

匡國節度使薛懷讓鄭州防禦使吳虔裕陳州刺史李穀入朝

急徵

請帥欲其以從兵衛宮闕李穀一刺史耳而亦預徵入朝之數必其智略聞於時也以蘇逢吉權知樞密院

事前平盧節度使劉銖權知開封府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洪建

權判侍衛司事內客省使閻晉卿權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洪建業

之兄也時中外人情憂駭蘇逢言雖惡宏肇而不預李業等謀聞

變驚愕私謂人曰事太恩恩

恩恩急遽不審節之意

主上儻以一言見問不

至於此業等命劉銖誅郭威王峻之家銖極其慘毒嬰孺無免者

命李洪建誅王殷之家洪建但使人守視仍飲食之丁丑使者至

澶州李洪義畏情慮王殷已知其事不敢發乃引孟業見殷殷囚

業遣副使陳光穗以密詔示郭威威召樞密吏魏仁浦示以詔書

曰奈何仁浦曰公國之大臣功名素著加之握強兵據重鎮一旦

爲羣小所構禍出非意此非辭說之所能解時事如此不可坐而

待之歐史曰威歷詔書召樞密院吏魏仁浦謀於臥內仁浦勸威

反側用畱守印更爲詔書詔威誅諸將校以彰之將校皆

憤然效用痛意歐史必有所本通鑑所書必本威乃召郭崇威曹

威及諸將告以楊邠等冤死及有密詔之狀且曰吾與諸公披荆

棘從先帝取天下受託孤之任竭力以衛國家今諸公已死吾何

心獨生君輩當奉行詔書取吾首以報天子庶不相累郭崇威等

皆泣曰天子幼沖此必左右羣小所爲若使此輩得志國家其得

安乎崇威願從公入朝自訴游滌鼠輩以清朝廷不可爲單使所

殺受千載惡名翰林天文趙修己謂郭威曰公徒死何益不若順

眾心擁兵而南此天啟也郭威乃留其養子榮鎮鄴都命郭崇威

將騎兵前驅戊寅自將大軍繼之慕容彥超方食得詔捨匕箸入

朝漢主悉以軍事委之九域志兗州至大梁六百里己卯吳虔裕入朝九域志鄭州至

大梁一百四十里漢主聞郭威舉兵南向議發兵拒之前開封尹侯益曰

鄴都戍兵家屬皆在京師官軍不可輕出不若閉城以挫其鋒使

其母妻登城招之可不戰而下也慕容彥超曰侯益衰老為懦夫

計耳漢主乃遣益及閭晉卿吳虔裕前保大節度使張彥超將禁

軍趣澶州是日郭威已至澶州魏州南至澶州一百五十里李洪義納之王殷

迎謁慟哭以所部兵從郭威涉河漢主遣內養蕭脫規郭威威獲

之考異曰昭帝實錄丁丑孟業至澶州戍寅郭兵至河上己卯吳虔裕入朝庚辰詔侯益等赴澶州守捉郭軍獲蕭脫又云庚辰

郭諱次滑州宋延澤納軍卒已驚脫還宮辭史隱帝紀丁丑李洪義得密詔遣陳光惠至郭郭即日郭威以眾南行戊寅至澶州庚

辰至滑州是日詔吳益壽赴澶州守從餘與實錄同周太祖實壽
十四日晡光德至朔日遵路明日遇鸞脫六見召吳益等令守澶
州十六日晡滑至十七日實壽等奉行詔十八日自滑而南
辭史周太祖紀十六日至澶州獲鸞脫十七日至滑州餘與實壽
同案丁丑十四日也若十七日始詔吳益赴澶州則十六日郭威
獲鸞脫何故已見之也蓋帝遣吳益赴澶州必在十六日鸞脫行
在這發之後今從辭史以表世鸞脫衣領中使歸白漢主曰臣昨
周太祖紀。鸞脫有龍以表世鸞脫衣領中使歸白漢主曰臣昨
得詔暫延頸俟死郭崇威等不忍殺臣云此皆陛下左右貪權無
厭者譖臣耳逼臣南行詣闕請罪臣求死不獲力不能制臣數日
當至闕庭陛下若以臣為有罪安敢逃刑若實有譖臣者願執付
軍前以快眾心臣敢不撫諭諸軍退歸鄴都庚辰郭威趣滑州
西南至滑州 辛巳義成節度使宋延渥迎降 考異曰隱帝實錄十
一百餘里 仕孟業至澶州王殷綱業送郭威即日首塗戊寅至河上見王殷
庚辰次滑州周太祖實錄云十三日夜太祖夢入朝見至詰旦以
夢示峻是日陳洪棟至鄴都是十四日丁丑也翌日為昭所迫道
路十五日戊寅也明日行次遇鸞脫欲往澶州十六日己卯也下

文又云十六日遷滑臺案大梁至澶州二百七十里澶州至鄆都一百四十里至滑州一百二十里不應往還如是之速漢周寶錄首塗與至滑州日不同蓋十六日遷滑延渥洛陽人其妻晉高祖州十七日至滑州也今從則太祖實錄

女永甯公主也郭威取滑州庫物以勞將士且諭之曰聞侯令公已督諸軍自南來今遇之交戰則非入朝之義不戰則爲其所屠吾欲全汝曹功名不若奉行前詔吾死不恨皆曰國家負公公不負國所以萬人爭奮如報私讎侯益輩何能爲乎王峻徇於眾曰我得公處分俟克京城曉旬日剽掠眾皆踊躍辛巳駕脫至大梁前此漢主議欲自往澶州聞郭威已至河上而止甚有悔懼之色私謂寶貞固曰屬者亦太草草李業等請空府庫以賜諸軍蘇禹珪以爲未可業拜禹珪於漢主前曰相公且爲天子勿惜府庫乃賜禁軍人二十緡下軍半之將士在北者給其家仍使通家信以

誘之王午郭威軍至封邱人情惴惴太后泣曰不用李壽之言宜

其亡也李壽之言見上卷元年慕容彥超恃其驍勇言於漢主曰臣視北軍

猶蟻蠓耳爾雅註蟻蠓蟻之所生一名蟻雞孫炎曰此蟲微細

子謂之當爲陛下生致其魁退見聶文進問北來兵數及將校姓

名頗懼曰是亦劇賊未易輕也漢主復遣左神武統軍袁義前威

勝節度使劉重進等帥禁軍與侯益等會屯赤岡義象先之子也

袁象先梁將也事見梁紀彥超以大軍屯七里店癸未南北軍遇於劉子陂劉

陂在封邱之南漢主欲自出勞軍太后曰郭威吾家故舊非死亡切

身何以至此但案兵守城飛詔諭之觀其志趣必有辭理則君臣

之禮尙全慎勿輕出漢主不從時扈從軍甚盛太后遣使戒聶文

進曰大須在意對曰有臣在雖郭威百人可擒也至暮兩軍不戰

漢主還宮慕容彥超大言曰陛下來日官中無事幸再出謁臣破
賊臣不必與之戰但叱散使歸營耳甲申漢主欲再出太后力止
之不可既陳郭威戒其眾曰吾來誅羣小非敢敵天子也慎勿先
動久之慕容彥超引輕騎直前奮擊郭崇威與前博州刺史李榮
帥騎兵拒之彥超馬倒幾獲之彥超引兵退麾下死者百餘人於
是諸軍奪氣稍稍降於北軍侯益吳虔裕張彥超袁義劉重進皆
潛往見郭威各遣還營又謂宋延渥曰天子方危公近親宜以
牙兵往衛乘輿且附奏陛下願乘閒早幸臣營宋延渥主婿故云
近親牙兵謂延渥
所領義威
牙兵也延渥未至御營亂兵雲擾不敢進而還比暮南軍多歸
於北慕容彥超與麾下十餘騎奔還兗州是夕漢主獨與三相及
從官數十人宿於七里寨餘皆逃潰

三相費貞固蘇逢吉馬珪七
里寨即慕容彥超所屯七里

店 蔡乙酉旦郭威望見天子旌旗在高阪上下馬免冒往從之至則

漢主已去矣漢主策馬將還宮至元化門元化門大梁城北而東來第一門也本酸棗門

梁開平元年改曰興和門劉銖在門上問漢主左右兵馬何在因

射左右劉銖之射左右其意何為漢主回轡西北至趙村追兵已至漢主下馬

入民家為亂兵所弑考異曰實錄帝至元化門劉銖射帝左右帝

歸已及亂兵騰沸上墮下馬匿於民室郭允明主事不濟乃抽刃

犯蹕而後自殺薛史隱帝紀郭允明知事不濟乃刺刃於帝而崩

允明自殺周太祖紀云允明弑漢帝於北郊劉恕曰允明帝所親

信何由弑逆蓋郭威兵殺帝事成之後諱之因允明自殺歸罪耳

案弑帝未必是允明但蘇逢吉問管卿郭允明皆自殺蕭文進挺

莫知為誰故止云亂兵身走軍士追斬之李業奔陝州九域志大梁至陝州六百五後匡

贊奔兖州欽依裴客郭威聞漢主遇弑號慟曰老夫之罪也威至

元化門劉銖雨射城外威自迎春門入歸私第迎春門汴城東面

北來第一門也本

名曹門梁開平元年改曰建陽

門晉天福三年改曰迎春門遣前曹州防禦使何福進將兵守

明德門諸軍大掠通夕煙火四發軍士入前義成節度使白再榮

之第執再榮盡掠其財既而進曰某等昔嘗趨走麾下一旦無禮

至此何面目復見公遂刎其首而去以白再榮真定之虐吏部侍

郎張允家貲以萬計而性吝雖妻亦不之委常自繫眾鎗於衣下

行如環珮是夕匿於佛殿藻井之上風俗通云殿堂象東井刻畫

作曰漢宮殿率號屋仰為井皆畫水藻蓮菱之屬以厭火何晏累

羅殿賦繚以藻井編以綵疏又王文考雜九畹賦圓淵方井反柯

荷藻蓋為方井而畫藻其上也陸佃坤登者浸多板壞而墜軍士

掠其衣遂以凍卒初作坊使賈延徽有寵於漢主與魏仁浦為鄰

欲併仁浦所居以自廣屢譖仁浦於漢主幾至不測至是有擒延

徽以侵仁浦者仁浦謝曰因亂而報怨吾所不為也郭威聞之待

仁浦益厚右千牛衛大將軍裴熈趙鳳曰郭侍中舉兵欲誅君側之惡以安國家耳而鼠輩敢爾乃賊也豈侍中意邪執弓矢踞胡牀坐於巷首掠者至輒射殺之里中皆賴以全丙戌獲劉銖李洪建囚之

考異曰五代史梁文周祖自郭思兵誅盡誅周祖之家子孫婦女十數人僣其慘毒及隱帝遇害周祖以漢太后令

收銖下獄使人責銖殺其家對曰昨爲漢家戮叛族耳不知其它威怒殺之王禹偁曰周世宗朝史官修漢隱帝實錄銖之忠言諱而不載銖今有子孝和進士第案銖所至貪婪酷虐在青州謀不受代顧郭彥諱之婦入朝私怨楊史挾其就戮隱帝敗歸射而不納使至野死其屠滅周祖之家出於殘忍之性耳豈忠義之士邪王禹偁所記蓋憑孝和之言耳今不取銖謂其妻

曰我死汝且爲人婢乎妻曰以公所爲雅當然耳王殷郭崇威言於郭威曰不止剽掠今夕止有空城耳威乃命諸將分部禁止掠者不從則斬之至岫乃定寶貞固蘇禹珪自七里寨逃歸郭威使人訪求得之尋復其位貞固爲相值楊史弄權李業等作亂但以

疑重處其間自全而已郭威命有司遷隱帝梓宮於西宮或請如

魏高貴鄉公故事葬以公禮

高貴鄉公事見六十卷魏景元元年

威不許曰倉猝

之際吾不能依衛乘輿罪已大矣況敢貶君乎太師馮道細百官

謁見郭威威見猶拜之道受拜如平時

考異曰五代史國文周祖入京師百官謁之周祖見

道猶設拜意道使行罷職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周祖氣沮故稱代之謀稍緩矣周祖舉兵說克京師所以不即為帝

者蓋以漢之宗室崇在河東信在許州贊在徐州若輩代漢三

庸舉兵以興復為辭則中外必有響應者故陽稱輔立宗子信素

遠去京師道然後信除之則三鎮去其二矣然後自立則所與

為敵者雖崇而已此其謀也豈馮道受拜之所能沮乎道之所以受拜如平時者正欲示器宇凝重耳徐曰侍中此

行不易丁亥郭威帥百官詣明德門起居太后且奏稱軍國事殷

請早立嗣君太后詰稱郭允明弑逆

太后之詰云然郭威之志也此事考異已辯之於前神

器不可無主河東節度使崇忠武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武甯節

度使贊開封尹承勳高祖之子其令百官議擇所立贊崇之子也

高祖愛之養視如子

路振九國志劉崇之長子曰贊少慧黠高祖憐之錄爲己子

郭威王峻入

見太后於萬歲宮

案晉史唐莊宗同光二年以太后宮爲長壽宮晉漢蓋以爲萬歲宮也或曰因萬歲殿爲名

請以承勳爲嗣太后曰承勳久羸疾不能起威出諭諸將諸將請

見之太后令左右以臥榻舉之示諸將諸將乃信之於是郭威與

峻議立贊己丑郭威帥百官表請以贊承大統太后詔所司擇日

備法駕迎贊卽皇帝位郭威奏遣太師馮道及樞密直學士王度

祕書監趙上交詣徐州奉迎道臨行謂威曰侍中此舉由衷乎威

指天設誓道曰莫教老人爲謬語人旣行道謂人曰平生不謬語

今爲謬語人矣郭威之討三叛也

事見上卷元年二年

每見朝廷詔書處分

軍事皆合機宜問使者誰爲此詔使者以翰林學士范質對威曰

後漢乾祐三年

宰相器也入城訪求得之甚喜時大雪威解所服紫袍衣之令草

太后誥令迎新君儀注蒼黃之中討論撰定皆得其宜 初漢隱

帝遣供奉官押班陽曲張永德賜昭義節度使常思生辰物供奉官

成供奉官之長也生永德郭威之甥也會楊邠等誅密詔思殺永

德思素聞郭威多奇異因永德以觀變及威克大梁思乃釋永德

而謝之爾錄蘇子由龍州別志云周太祖柴后魏州成安人本後

唐莊宗之嬖御也莊宗沒明宗立出宮女還家柴亦有出

中行至河上父母遇之會大風雨出途逆旅者數日有一丈夫言

雨走過其門衣裳破裂裂不能蔽體柴見之驚曰此何人也逆旅十

人曰此馬舖卒郭雀兒也柴召與語異之謂父母曰我欲嫁此人

矣父母患曰汝嘗為皇帝左右人婦當嫁何處使奈何嫁此乞兒

柴曰我久在宮中頗識貴人此人貴不可言不可失也柴中裝分

半與父母持歸為生計我不歸矣父母知不可奪遂成婚是逆旅

中所謂郭雀兒即周祖郭威也柴悉貲以助之使事漢祖授供奉

官柴父好獨寢人傳其司冥訓事家人問之不答其妻醉之以酒

覆叩之乃曰咄咄怪事昨見郭雀兒已作天子矣時威名已盛

人多聞而指目之先是宋州市上有一男一女不知所從來膺力

於市以自食父老憐其無依贖酒食衣服使相配爲夫妻既而郭
威將兵征淮南至宋州市人聚觀女子於眾中大呼曰吾父也市
人爭之去威呼而問之信其女也相持而泣將焉之以行女曰我
已嫁人矣威即呼其夫視之曰貴人也乃俱挈之軍中奏補俱奉
官卽盡承德也至是使於常思思子威爲外兄弟故亦微聞威諸
怪異事乃不敢殺承德以密詔示之且問曰君視兩丈人事果得
威否承德曰必威思問其所以曰丈人平日頑異固多且近日蒙
父所夢尤爲諦切想冥間此時已升帝座矣故思雖囚之魂遣甚
厚

庚寅漢郭威帥百官上言比皇帝到闕動涉浹旬

十日爲浹旬徐州至

大梁七百里郭

威計程言之也

請太后臨朝聽政考異曰司太祖實錄云太后自

國亡止稱

先是馬希萼遣蠻兵圍玉潭朱進忠引兵會之崔洪

璉兵敗奔還長沙

馬希廣遣崔洪璉屯玉潭事始見上六月

希萼引兵繼進攻岳州刺

史王贊拒之五日不克希萼使人謂贊曰公非馬氏之臣乎不事

我欲事異國乎爲人臣而懷貳心豈不辱其先人贊曰贊父環爲

先王將六破淮南兵今大王兄弟不相容贊常恐淮南坐收其弊

一旦以遺體臣淮南誠辱先人耳大王苟能釋憾罷兵兄弟雍睦

如初贊敢不盡死以事大王兄弟豈有二心乎希夢慙引兵去幸

卯至湘陰掠焚而過湘陰古羅縣之地唐屬岳州宋屬潭州九域志湘陰縣在潭州東北一百五十五里宋白

日湘陰縣本羅子國秦為羅縣宋元徽二年分益陽羅二縣界處巴水流人因立湘陰縣以地在湘江之陰故名至長沙

軍於湘西步兵及蠻兵軍於嶽麓盛宏之荆州記長沙西岸有麓山蓋衡山之足又名麓麓降乃

嶽山七十二峯之數自湘西古麓登岸夾徑喬松泉澗盤繞諸峯參差秀下瞰湘江迤林嶽麓等寺皆在焉朱進忠自玉

潭引兵會之馬希廣遣劉彥瑫召水軍指揮使許可瓊帥戰艦五

百艘屯城北津閣於南津以馬希崇為監軍馬希崇在長沙常為希夢調希廣希夢又

以利賤許可瓊希廣使可瓊為將希崇監軍所謂借寇兵也又遣馬軍指揮使李彥溫將騎兵

屯駝口扼湘陰路劉江口有駝口步軍指揮使韓禮將二千人屯

楊柳橋扼柵路明兵柵於湘內以兵扼其路可瓊德勳之子也許德勳亦王

辰漢太后始臨朝以王峻爲樞密使袁義爲宣徽南院使王殷爲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郭崇威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曹威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陳州刺史李穀權判三司 初漢蘇逢吉旣族李崧又乘酒辱郭威於軍中及威起兵鄴都逢吉甚懼一夕宿金祥殿東閣晨起謂司天夏官正王處訥曰昨夕未暝已見李崧在側生人接死鬼豈吉事乎及逢吉自殺人以爲殺崧之報至是郭威已定汴都乃梟逢吉之首於市其懸首處卽殺崧之處也先是王殷與李洪建分掌侍衛馬步軍頗相友善至是殷爲乞請免死威不許乃與劉銖等皆梟首於市威又遣兵圍銖等第將族之適司天監趙延義在側威私問曰漢祚之短促天數邪人事也延義曰王者撫天下當以仁恩德澤養育羣生而漢法深酷夷滅人族

怨結天下此其所以亡也威聞之嗟然而起遽命釋之因謂公卿
曰劉銖屠吾家吾復屠其家怨讎反覆庸有極乎由是數家獲免
延義世通星學而延義又喜假術數以助人爲義契丹滅晉延義
隨虜至鎮州李筠白再榮謀逐麻荅歸漢猶豫未決延義皆以星
氣之說贊成之後匡贊至兗州慕容彥超執而獻之李業至陝州
其兄保義節度使洪信不敢匿於家業懷金將奔晉陽至絳州盜
殺之而取其金 蜀施州刺史田行臯奔荆南高保融曰彼貳於
蜀安可盡忠於我執之歸於蜀伏誅 遷鎮州邢州奏契丹主耶
律兀欲將數萬騎入寇攻內邱 內邱本漢中邱縣隋避武元帝諱
改爲內邱唐屬邢州九域志在州
北四十七里范成大北使錄 五日不克死傷甚眾有成兵五百叛
應契丹引契丹入城屠之又陷饒陽 九域志饒陽縣在
深州北九十里 太后敕郭

威將大軍繼之國事權委寶貞固蘇禹珪王峻軍事委王殷十二

月甲午朔郭威發大梁丁酉選以翰林學士戶部侍郎范質爲

樞密副使

初繼卽彭師鬻降於楚

見二百八十二卷晉天福五年

楚人惡其獷

直獷音拱

楚王馬希廣獨憐之以爲強弩指揮使領辰州刺史師鬻

常欲爲希廣死及朱進忠與蠻兵合七千餘人至長沙營於江西

湘江帥鬻登城望之言於希廣曰朗人驟勝而騎雜以蠻兵攻之

易破也願假臣步卒三千自巴溪度江出嶽麓之後至水西令許

可瓊以戰艦度江腹背合擊必破之前軍敗則其大軍自不敢輕

進矣希廣將從之時馬希萼已遣閒使以厚利啖許可瓊許分湖

南而治可瓊有貳心乃謂希廣曰師鬻與梅山諸蠻皆族類安可

信也可瓊世爲楚將必不負大王希萼竟何能爲希廣乃止希萼

後漢乾祐三年

尋以戰艦四百餘艘泊江口希廣命諸將皆受可瓊節度日賜可瓊銀五百兩希廣屢造其營計事可瓊常閉門不使士卒知朗軍進退希廣歎曰將軍也吾何憂哉可瓊或夜乘單舸詐稱巡江與希廣會水西約爲內應一旦彭師揭見可瓊瞋目叱之曰視汝反文見面豈欲投賊乎拂衣而出人見希廣曰可瓊將叛國人皆知之請速除之無貽後患希廣曰可瓊許侍中之子豈有是邪師岳退歎曰王仁而不斷敗亡可翹足俟也潭州大雪平地四尺潭朗兩軍久不得戰希廣信巫覡及僧誑塑鬼於江上舉手以御朗兵又作大像於高樓手指水西怒目視之命眾僧日夜誦經希廣白衣僧服膜拜求福甲辰朗州步軍指揮使武陵何敬真等以蠻兵三千陳於楊柳橋敬真望韓禮營旌旗紛錯

先是希廣命韓禮營於楊柳橋

彼眾已懼擊之易破也。朗人雷暉、衣渾卒之服，潛入禮寨，手劒擊禮，不中。軍中驚擾，敬真等乘其亂，擊之。禮軍大潰，禮被創走。至家而卒。於是朗兵水陸急攻長沙，步軍指揮使吳宏小門使楊滌相謂曰：「以死報國，此其時矣。」各引兵出戰，宏出清泰門，戰不利，滌出長樂門，戰自辰至午。朗兵小卻，許可瓊、劉彥瑫按兵不救。滌士卒飢疲，退就食。彭師鬻戰於城東北隅，蠻兵自城東縱火城上，人招許可瓊軍使救城。可瓊舉全軍降。希萼、長沙遂陷。朗兵及蠻兵大掠三日，殺吏民焚廬舍。自武穆王以來，所營宮室皆為灰燼。楚王穆武所積寶貨皆入蠻落。李彥溫望見城中火起，自駝口引兵救之。朗人已據城拒戰。彥溫攻清泰門，不克。與劉彥瑫各將千餘人奉文昭王及希廣諸子趣袁州，遂奔唐。

楚王希範諡文昭九域志潭州東南至袁州六百三

十四 張曜降於希萼

張曜先是自益陽遁歸長沙長沙以陷遂降於希萼

左司馬希崇帥將

吏詣希萼勸進

馬希崇通希萼事第二百八十七卷天福十二年

吳宏戰血滿裏見希萼

曰不幸爲計可瓊所誤今日死不愧先王矣彭師鬪投槊於地大

呼請死希萼歎曰鐵石人也皆不殺乙巳希崇迎希萼入府視事

閉城分捕希廣及掌書記李宏舉弟宏節都軍判官唐昭允及鄧

懿文楊滌等皆獲之希萼謂希廣曰承父兄之業豈無長幼乎希

廣曰將吏見推朝廷見命耳希萼皆囚之丙午希萼命內外巡檢

侍衛指揮使劉賓禁止焚掠丁未希萼自稱天策上將軍武安武

平靜江甯遠等軍節度使

馬氏舊有此四鎮之地是時甯遠巡屬已屬南漢

楚王以希崇

爲節度副使判軍府事

爲希崇殺希萼張本

湖南要職悉以期人爲之饗食

李宏舉宏節唐昭允楊滌斬鄧懿文於市戊申希萼謂將吏曰希

廣懦夫爲左右所制耳吾欲生之可乎諸將皆不對朱進忠嘗爲

希廣所答對曰大主三年血戰始得長沙一國不容二主他日必

悔之戊申賜希廣死希廣臨刑猶誦佛書彭師歸葬之於瀏陽門

外瀏陽門潭州城東門

憲武甯節度使劉贊留右都押牙鞏廷美元從都

教練使楊溫守徐州

爲二人以徐州拒廣張本

與馮道等西來

自彭城而西來大梁

在道

仗衛皆如王者左右呼萬歲郭威至滑州留數日贊遣使慰勞諸

將受命之際相顧不拜私相謂曰我輩屠陷京城其罪大矣若劉

氏復立我輩尙有種乎己酉威聞之卽引兵趣澶州辛亥肅蘇禹

珪如宋州迎嗣君 楚王馬希萼以子光贊爲武平留後以何敬

真爲朗州牙內都指揮使將兵戍之希萼召拓拔恆欲用之恆稱

疾不起

自希廣之立拓拔恆已杜門矣事見二百八十七卷天福十二年

壬子漢郭威度河館

於瀘州癸丑旦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譟威命閉門將士踰垣登

屋而入曰天子須侍中自爲之將士已與劉氏爲仇不可立也或

裂黃旗以被威體其扶抱之呼萬歲震地因擁威南行威乃上選

太后牋請奉宗廟事太后爲母丙辰至韋城

隋分白馬置韋城縣治韋氏國城蜀州

九域志在州東南五十里丁度曰韋城縣古豕韋國也

下書撫諭大梁士民以昨離河上在

道秋毫不犯勿有疑

恐京城士民憚前青剽掠之禍奔避四出故撫安之也

戊午威至七

里店竄貞固帥百官出迎拜謁因勸進威營於皋門村

在皋門村蓋

外按大梁城無皋門詩大雅緝之薦曰乃立皋門皋門有仇毛氏

傳曰王之郭門曰皋門鄭氏箋曰諸侯之宮外門曰皋門郭門曰

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之車雉至禮記明堂位記周賜魯公

以天子之制其言曰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鄭注又云天

子五門皋門雉應路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歟詳而味之詩箋

記註載有不同而五代之時汴城之外所謂皋門村蓋以郭門之

外有村遂可以曰皋門村合於毛氏詩傳皋門村蓋以郭門之

村蓋詳史云王僧辨於開封縣之皋門原以是知之王峻王殷聞

涇州軍變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威將七百騎往拒劉訔又

遣前申州刺史馬鐸將兵詣許州巡檢以防劉信贊行至宋州崇

威忽至陳於府門外贊大驚闔門登樓詰之

汴京至宋州二百八十五里耳贊不意其

至故驚對曰涇州軍變郭公慮陛下未察故遣崇威來宿衛無它

也贊召崇威崇威不敢進馮道出與崇威語崇威乃登樓贊執崇

威手而泣崇威以郭威意安諭之少頃崇威出時護聖指揮使張

令超帥部兵爲贊宿衛

按群史護聖漢侍衛馬軍也

徐州判官董商說贊曰觀

崇威視瞻舉措必有異謀道路皆言郭威已爲帝而陛下深入不

止禍其至哉請急召張令超諭以禍福使夜以兵劫崇威奪其兵

明日掠睢陽金帛募士卒北走晉陽

宋州睢陽郡贊父崇鑑嘗爲

彼新定京邑

未暇追我此策之上也贊猶豫未決是夕崇威密誘令超令超帥

寶治通鑑

後漢紀三年

眾歸之贊大懼郭威遣贊書云為諸軍所迫召馮道先歸留趙上

交王度奉侍道辭行贊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故

無疑耳

馮道唐明宗天成二年為相至是二十四年曰二十年舉成數也

今崇威奪吾衛兵事危

矣公何以為計道默然

無以荅贊故默

客將賈貞數目道欲殺之贊曰汝

輩勿草草此無預馮公事

契丹主入汴責劉繼勳歸罪於道道幾死矣宋州之事使劉贊從賈貞之

意道亦必死矣而契丹主謂道非多事者劉贊謂無道馮公事豈

非以其在位素懷冲澹與物無贊人皆敬其名聽而然耶道之全

身固為得矣有國者焉用彼相哉然自後唐同光以來繼勳使臣

事丞相取充位而已責人期無難惟受責俸如流以此而言道未

可受責也崇威遷贊於外館殺其腹心董裔賈貞等數人已未太后下

詔曰比者樞密使郭威志安社稷議立長君以武衛節度使贊高

祖近親立為漢嗣乃自藩鎮召赴京師雖請命已行而軍情不附

天道在北人心靡東適當改卜之初俾膺分上之命贊可降封州

陰公馬鐸引兵入許州劉信惶惑自殺信在州黷貨好行殺戮軍士有犯法者信召其妻子對之刳剔支解使自食其肉血流盈前信命樂飲酒自如也聞楊邠等死大喜謂其僚佐曰吾嘗謂天無眼而使我鬱鬱於此三年矣主上孤立幾落賊手諸公可以勸我一杯矣已而聞難作憂不能食至是乃自殺庚申太后詔以侍中監國百官藩鎮相繼上表勸進壬戌夜監國嘗有步兵將校醉揚言羈者澶州騎兵扶立今步兵亦欲扶立監國斬之南漢主劉晟以宮人盧瓊仙黃瓊芝爲女侍中朝服冠帶參決政事宗室勳舊誅戮殆盡惟宦官林延遇等用事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八十九終